



江花

城市山林

A12

鲜为人知的鹤溪河

■ 文/图 谢立新

作者自述

谢立新 1967年生，江苏丹徒人，现任江苏省镇江市科协副主席，中国水利作家协会理事。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文学学士，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电力系统工作18年，水利系统工作18年。热爱运河文化，乡村文化，地域文化，在省市级各类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用心作文。

地上的万物都是青天的赐物（哈萨克谚语）。

丹阳市南部的鹤溪河是天地的宠爱，它连接苏南运河，通过越渎河向西流向导墅镇大坝头分为两支。一支流向东南和老鹤溪河相交，一支向西在丹阳马堰村与新鹤溪河相遇。我的目光被一个叫“折柳”的地名锁定。

越渎河从（京杭大运河）苏南段出发，经过丹阳市折柳村（原折柳镇）流向导墅镇。能唤起我对折柳遐想的是东街60米长的用长条形石块铺成的路。

古时候，越渎河上有座石桥，两岸垂柳依依，迎风飘拂。传说越国大臣范蠡和西湖浣纱女子西施路过此桥，分别时执手相看泪眼，不忍分别，范蠡就折柳赠予西施，以寄托相思之情，后人们就把此桥定名为“折柳桥”，折柳因此而得名。河水静静地流向鹤溪，美丽的传说顺着河水流向人们的精神家园。

鹤溪地名的来历更具神话色彩。



我伴随着那道欣喜的阳光，踩着美梦般的彩虹，站在鹤溪水旁。弯曲的河道在导墅卫生院前形成十字型的河床，把老鹤溪河、新鹤溪河、越渎河的河水接纳在一起。导墅非常自豪，一个镇有几条河相聚。秋日蓝天下河水广阔而悠远，静谧又神秘。深邃与古老令我心神摇曳而不能自己。站在导墅桥上，十字河道撑开了导墅的气势，迎秋风渺渺、河水澹澹；极目远望，远处的水塔在红瓦碧水的映衬下格外稳重有力，煤矿桥汇聚着三面来水给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的灵动。导墅虽没有电车穿过，百舸争流，但河滨南路、河滨北路已足够繁华，简约的201县道让导墅小镇道路线条美而不艳俗。那种岸生杂草、店堆商品人来人往的质朴把古朴、自然、现代串成简朴的生活场景，充盈着人间烟火的幸福感。江苏申阳集团门前的那一湾河道浪声汨汨，让我的思绪来到鹤飞晴天的画意中。

鹤溪河亦名白鹤溪、荆溪。据说东汉时因古代仙人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后在此化白鹤升天而得名。“丁令威”的传说就载于《搜神后记》，而且是全书十卷近120篇传说故事的第一篇，就连最为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也排列其后，这种化鹤成仙的神秘意境令人追慕不已，荡气回肠。鹤溪河以此也获得了永恒，成了导墅镇的文化标志和人们思念家乡的底色。

有文化底蕴的河流，有岁月痕迹的河流，鹤溪河越来越在阳光照耀下

熠熠生辉。

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审美取向，“纯洁、高雅、长寿”；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诗经》）。能用鹤给河流起名，说明了导墅的厚重与精致。就像“匡亚明广场”一样给人无限慰藉。啜饮鹤溪水，荡胸除尘云。凝望鹤溪天空，凡俗之心交于天地间；低徊鹤溪河畔，一任自由逍遥。

我用脚尖抵住导墅桥的栏杆低墩，手扶栏杆与墩子的连接处，觉得流水能让我为之一振，一股哲思的水仿佛浸透了我的全身，十字型的水道，天赐的恩泽，在这里用时间煨成了生活的浓汤，装进了我观河的容器。

水的灵动在充满隐喻的波光中。我沿着岸边的道路行走，便是踏上大自在的大路，脚上鼓起祝福的劲，给美好的未来插上翅膀。走到金溪路，四顾寥寥，想象中有一羽化之士，飘然而去，从匡亚明广场上空飞过，朝我微笑，给我深深祝福，环而视之，又仿佛是在那里跳舞、打球的群众。这幅画也太奇妙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月不语，自有光辉；山不语，自有巍峨；天不语，自有高远；地不语，自有广博；人不语，自有境界；那水不语呢？

我一边思考一边回想，从越渎河到鹤溪河，千里烟波，茫茫吴地，亲水，问水，让我获得了一份清醒和超越。

我的语文启蒙老师

■ 文/周竹生

作者自述

周竹生 喜欢看，天南海北名山大川游历，历史小说科技书籍泛读；喜欢杂历，三十六年工作六转单位，学校机关企业协会跨界；喜欢杂写，早年写作论文杂文较多，而今专注散文诗歌评论；喜欢杂耍，涉猎历史国学民俗摄影，不为成名成家只为喜好。

那是五十多年前，一个距离县城十多里地的乡下小村庄东庄村。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简洁明了，粮囤子、油罐子、米罐子、盐罐子、糖罐子、醋罐子、衣箱子和每一个人的肚子一样，永远处在饥肠辘辘，空空如也的待灌装状态，这是穷的普遍状态。放眼小村内外，无鸡无鹅无鸭无羊无兔无猪，缺吃少穿，村前屋后，田埂小路，茅草青草，全部割光，四面皆光。

这是一白。另一白那是指文化上的苍白，显然也是白纸一张。村里历史上的大儒宿儒没有，祖传的庙宇祠堂没有，读书读出名堂的人没有，一个挂匾挂对联埋石刻石碑的地方也没有。所以整个村子里，翻箱倒柜，找不到什么古籍古书，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墙上找不到什么古迹古字，相比于那些有祠堂、有学校有过私塾老先生的古村大村，属于一片不毛之地的小村，我们村里的文化和教育甚至比物质还要贫瘠。

理所当然，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一个个类似于撒在黄土荒坡的种子，吸收不到文化发育精神成长的雨水和养分，先天性的营养不良。按照现在的教育理念，我们连一条行走线都没有人给我们画，更不要说什么起跑线。我们的地是荒地，寸草不长，我们的天是井口之大，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历史的长河有多长，我们把乡里当城里，把县城当京城，我们活动的半径就是七八里十来里之内。对比今天被书本作业包围被

文化知识填鸭被老师家长裹挟的孩子，我们一个个都是野地里眼巴巴的瘦狗，他们一个个都是白米囤里肥嘟嘟的老鼠，我们如饥似渴，他们饱食厌食。

在我们每天成群结队出没于河埂渠埂田埂，用土坷垃开战，百无聊赖时拔根茅针嚼吧青草的苦涩味时，终于尝到了另外一种甘甜的滋味，陶醉其中，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天上人间的最美味——书香味。

那是我在上小学之前，我们一帮小孩子跟着一个村上一个叫王锁法的大孩子玩，锁法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我们的孩子王。他叫我们上东，我们不会向西，跟着他下塘游泳捉鱼，爬树掏窝逮鸟，晚上出村打着手电捉青蛙。最带劲的是秋后跟着他到野外挖洞捉黄鳝，顺着带挖洞烟熏抓野兔。

终于一天，传出一个好消息，锁法在他家新屋开讲《西游记》故事了，大家快去听。

我们七八个孩子恭恭敬敬地坐在几排长短不一的板凳上，锁法一人坐在最前面，开讲《西游记》。孙悟空花果山出世，唐僧带着他的众徒弟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经典故事一一讲来，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进入了一个神话的世界。锁法讲到东胜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一句一顿，一点头一扬眉一眨眼，得意极了，神奇极了，我们则是开心极了，羡慕极了。

于是，每一个下雨天就是锁法“大话西游”的开讲日，也就是我们的开心日。一次次的“大话西游”，“戏说孙悟空”“戏说猪八戒”，我们对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唐僧的紧箍咒、孙悟空的神奇金箍棒充满好奇。我们越听越好奇，越听越入迷，锁法是越讲越带劲，越讲越能讲。锁法文化程度不高，估计就是小学毕业，但是喜欢看书，他家老子在南京工作，有机会找到一些书籍阅读。锁法脑子灵光，记性也好，过目不忘。他是先看《西游记》，然后“大话西游”，说起来是有板有眼，绘声绘色，天生是一个说书的料。他就是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锁法当年的一回回西游记故事讲述，成了我最早的语文启蒙老师。

从他说西游记故事，我知道了故事背后吴承恩写的一本神话小说《西游记》，终于顺藤摸瓜，找到了《西游记》。一本《西游记》的书无比珍贵，让我们垂涎三尺，日思夜想。后来通过锁法的弟弟王跃进，找到那本《西游记》，几个小伙伴迫不及待，先下手为强，把一本《西游记》像剖西瓜一样，撕成了三份，每一个拿走一份，轮流交换着看。由《西游记》又找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不仅打开了我的神话故事之门，也打开了我的语文之门，文学之门，把我领进了文学作品阅读的美好世界。

编辑 卢伟庆

版式 胡骏
校对 华伟